

清道光帝遷陵風波—— 以院藏圖檔文獻為中心

■ 鄭永昌

陵寢，作為中國傳統帝王崩逝後入葬之處，從秦始皇陵開始，經歷千餘年，到清代愈趨成熟，也愈益考究；圍繞著帝陵周邊修築的墓葬群，更形成一系列的皇家陵園。有清一代，自入關後，先後在直隸遵化州清東陵區與易州清西陵區，共營建九座皇家帝后陵園墓群。（表一）清代帝陵之分東西開始於雍正帝（1678-1735，1722-1735 在位）。嘉慶元年（1796）依據乾隆太上皇帝（1711-1799，1735-1795 在位，1796-1799 太上皇）諭令，後世子孫必須依宗法左昭右穆之制，隔代間在東西陵輪流選址興建陵寢。然而，太上皇帝所定祖訓，不久即被孫子道光帝綿寧（1782-1850，1820-1850 在位）首先打破。提到道光皇帝營建陵寢，從東陵寶華峪遷到西陵龍泉峪，過程可謂風波不斷。以往研究多探討寶華峪陵寢發現地宮淹水經過以及隨後對官員的懲罰處分；或集中分析龍泉峪道光陵（慕陵）建築布局與特色。本文主要透過院藏道光帝遷陵過程，參與相度官員的奏摺、呈文、說帖，以及所附輿地圖繪等資料，逐一梳理道光帝遷陵各個細節，俾能完整勾勒以往被忽略的面相。

王佐村：道光帝即位之初建陵的心意與挫折

敬瞻東北，永慕無窮，雲山密邇，嗚呼，其慕與慕也！

這是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帝拜謁清西陵後，在龍泉峪新建陵寢隆恩殿內題寫的一句話。內容大意是站在這片剛營建完成的陵寢上，仰望東北方泰陵（雍正帝陵）與昌陵（嘉慶帝陵），對父祖先輩治理下的大清江山，表達既仰慕也羨慕的心情。（圖1）道光三十年（1850），經歷著千年未有變局之道光皇帝，終於走完他的一生。繼位的咸豐皇帝奕詝（1831-1861，1850-1861 在位），參照皇父生前意念，於是將他長眠之地取名「慕陵」。（圖2）

清道光帝的「慕陵」，位於易州清西陵西

南方的龍泉峪。即位之初，遵照大清規定開始尋找身後萬年吉地。但他當時理想之處，既不是依皇祖乾隆帝按昭穆制度應在東陵地方尋找，也不是父親嘉慶帝（1760-1820，1796-1820 在位）下葬的西陵寢區，而是在去世多年元配髮妻孝穆皇后（1781-1808）下葬的王佐村。

王佐村，位於北京城西南宛平縣豐臺鎮。道光帝登基不久，便開始在該處進行動工擴建，包括園區宮門、配殿、神廚庫、營房等項目，看來是為自己未來萬年吉地預做準備。然而，道光帝的行為無疑是對祖訓的挑戰，而且王佐村更是位處東西陵區以外範圍，新陵區的營建又將對當地居民造成迫遷滋擾。

大學士戴均元（1746-1840）首先提出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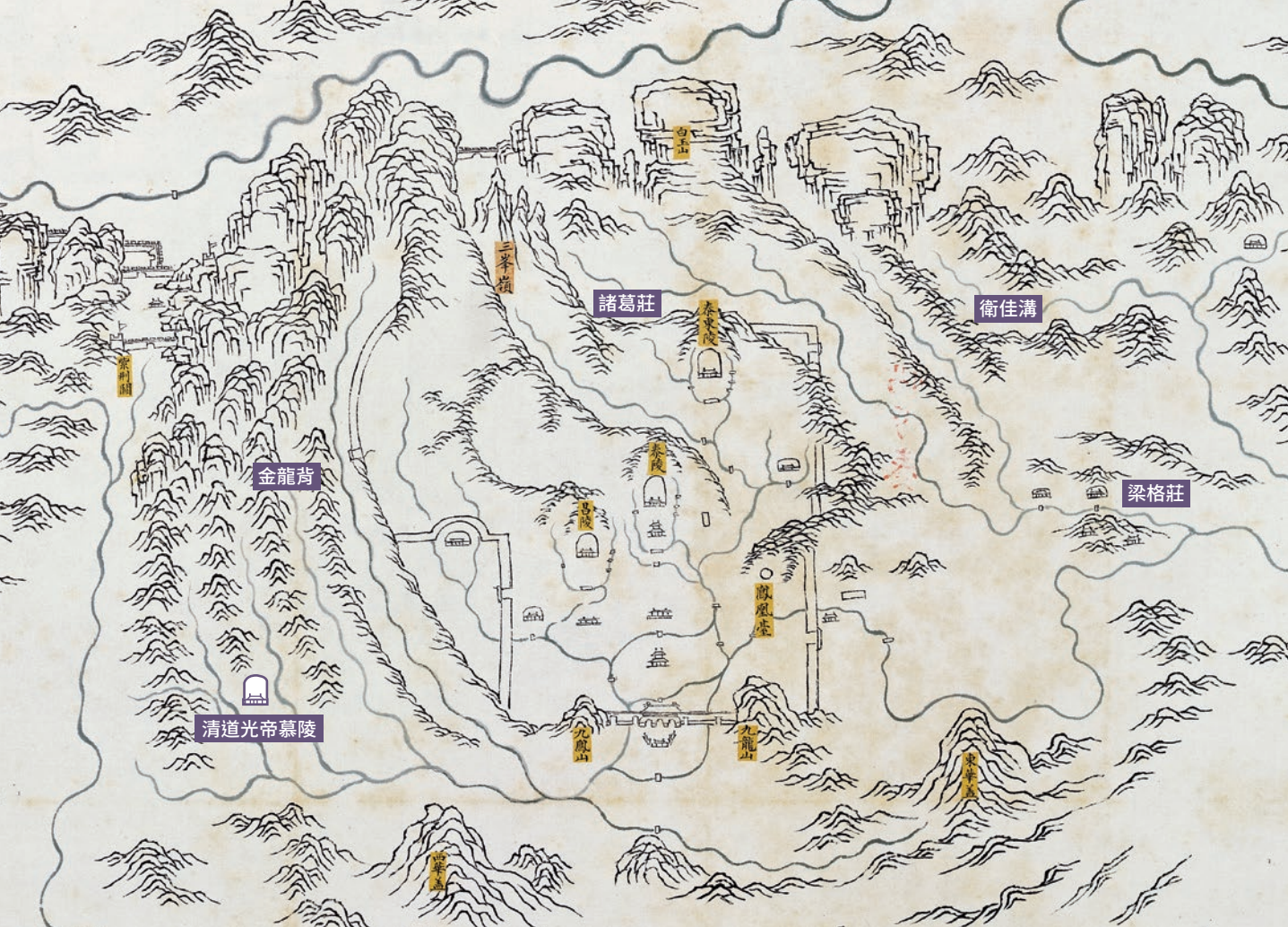


圖 1 清 楊芳 進西陵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28

表一 清東西帝陵名稱與所在位置

作者整理製表

帝陵位置	帝陵名稱	清帝名稱	帝陵名稱	帝陵位置
		順治皇帝	孝陵	遵化州東陵
		康熙皇帝	景陵	遵化州東陵
易州西陵	泰陵	雍正皇帝		
		乾隆皇帝	裕陵	遵化州東陵
易州西陵	昌陵	嘉慶皇帝		
易州西陵	慕陵	道光皇帝		
		咸豐皇帝	定陵	遵化州東陵
		同治皇帝	惠陵	遵化州東陵
易州西陵	崇陵	光緒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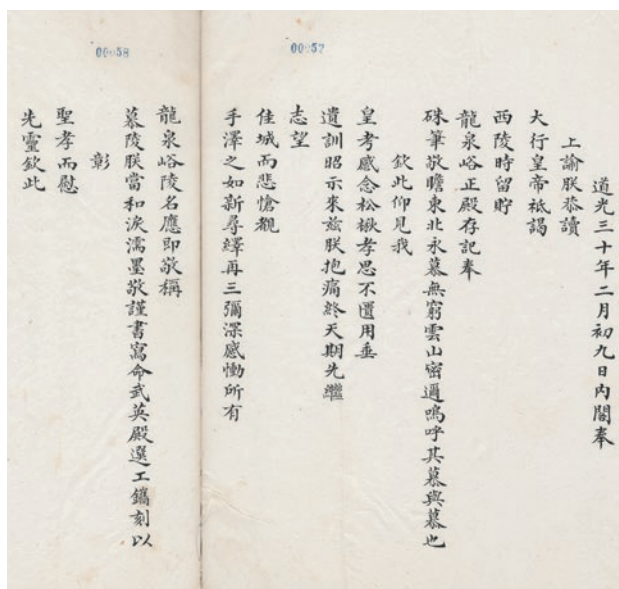


圖 2 〈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九日內閣奉〉 《上諭檔》 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543

對意見，強烈要求新帝應按照太上皇乾隆帝所定的昭穆制度，在東陵區內另擇吉壤。元年（1821）四月十七日道光帝向內閣發布的一道上諭裡委婉表示：「孝穆皇后安厝王佐村已閱十年，……朕惟禮以大順為先，制可因時而酌。」諭旨內容刻意將「禮」與「制」並列，認為禮是人情倫常，宜優先考量，制雖是祖訓規定，但還是可以因時順勢修正。這無疑是皇帝明確傳達心意，並下旨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六部

官員們能夠「從詳計議」。

然而，四月二十八日官員們「奉旨」詳議的結果，仍舊堅持皇帝必須按照昭穆之制選擇吉地。至此，道光帝只能無奈妥協，公開宣稱：「吉地依昭穆次序，東西遞建，洵為萬世良法。朕自應恪遵成憲，於東陵界內選擇萬年吉地。」隨指示戴均元負責東陵地區相度工作，同時下令終止王佐村的擴建工程。（圖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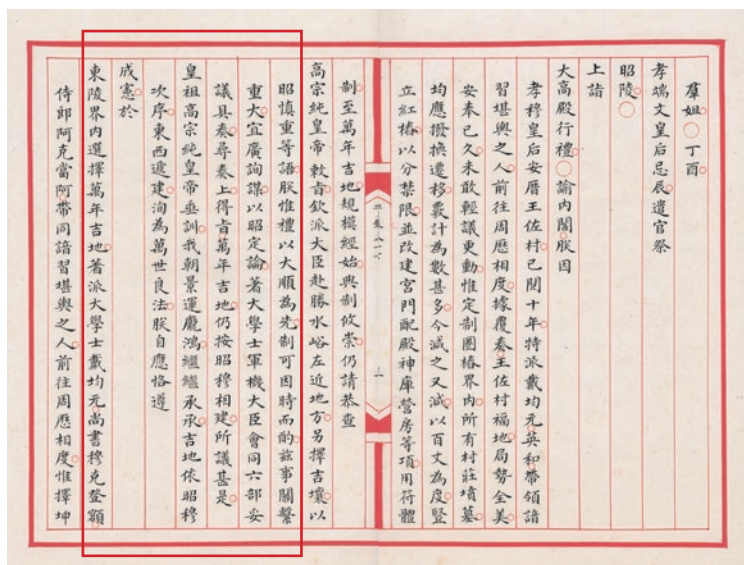


圖3 〈道光元年四月十七日內閣奉諭〉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17 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40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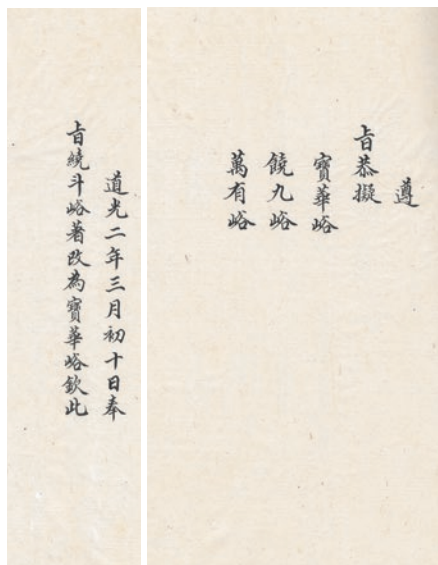


圖5 〈道光二年三月初十日上諭〉 《上諭檔》 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3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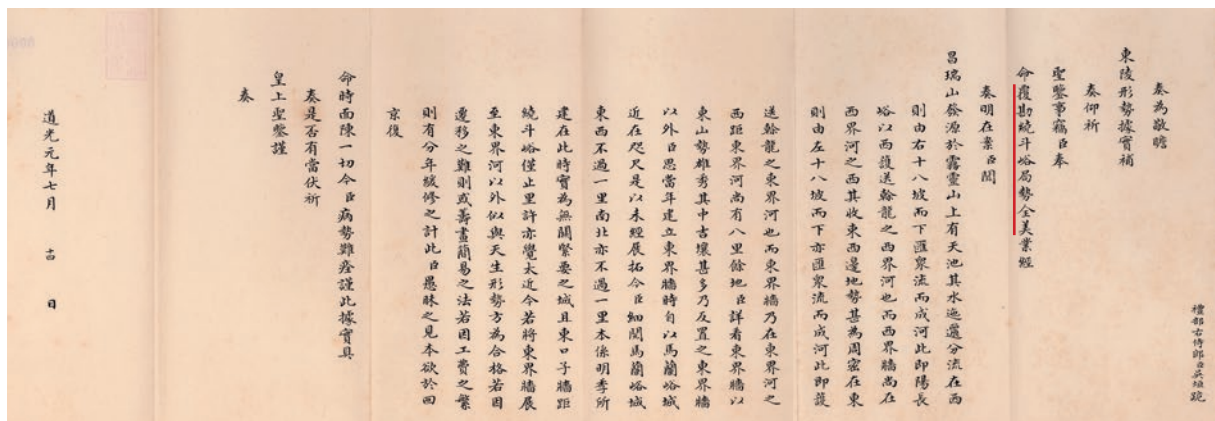


圖4 清 禮部右侍郎吳烜奏摺 〈為敬瞻東陵形勢據實覆奏事〉 道光元年7月14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069

地宮淹水：東陵寶華峪竣工後的風波

道光元年五月，大學士戴均元率領包括鹽大使宋泗、山東知縣趙佩琳、知縣蔡鴻升、欽天監掣壺正姚紹基與筆帖式毓慶等諳熟勘輿相度官員，正式展開道光陵選擇行動。不久，據戴均元具奏經相度結果，初步勘定出東陵區東部的繞斗峪，並按例請皇帝再派員進行覆勘。

繞斗峪的覆勘工作是委派禮部右侍郎吳烜（?-1821）主持，參與相度堪輿成員有監生吳灝、刑部主事余毓祥、兵部主事周彥三人。據覆勘結果，吳烜等人均指出「繞斗峪局勢全美」。（圖4）至此，道光皇帝終於妥協恪遵祖訓，在東陵區選定身後長眠之地。隨後在九月間，下旨成立「萬年吉地總理工程處」，委任莊親王綿課（1763-1826）、大學士戴均元、戶部尚書英和（1771-1839）、工部右侍郎阿克當阿（1755-1822）等人擔任監督，並擇定十月十八日卯時，正式破土動工。

自道光二年（1822）興工以來，道光帝多次申令工程務必樸實，概從撙節，不必要的施

工儘量撤減；¹同時修改未來皇陵「繞斗峪」名稱，內閣官員們擬出「寶華峪」、「饒九峪」與「萬有峪」等名，道光帝圈出「寶華峪」作為未來皇陵名稱，這正是寶華峪一名產生的由來。（圖5）

事實上，道光帝雖然一再要求工程節省，但對工地臣僚則絕不吝於獎賞。例如加封工地總負責戶部郎中牛坤四品頂戴，也傳旨英和賞發在工員匠銀兩緞匹，以為效命皇室的獎勵。

道光七年（1827）九月，歷時近六年的皇陵工程正式完工。皇帝親臨視察，見得工程「堅固宏整」，感覺先前的妥協讓步也總算得到安慰。隨著工程完竣，安排王佐村孝穆皇后梓宮奉移大典也順利落幕，一切的完滿使道光帝沉浸在愉悅氛圍之中。然而，新皇陵完工尚未及週歲，道光八年（1828）八月三十日，一道來自東陵管理大臣奕緒（?-1858）的奏摺，讓朝廷掀起了極大風波。（圖6）

據奏內務府郎中慶玉打掃陵區，意外發現地宮木門潮濕，牆根也有水跡。奕緒指出，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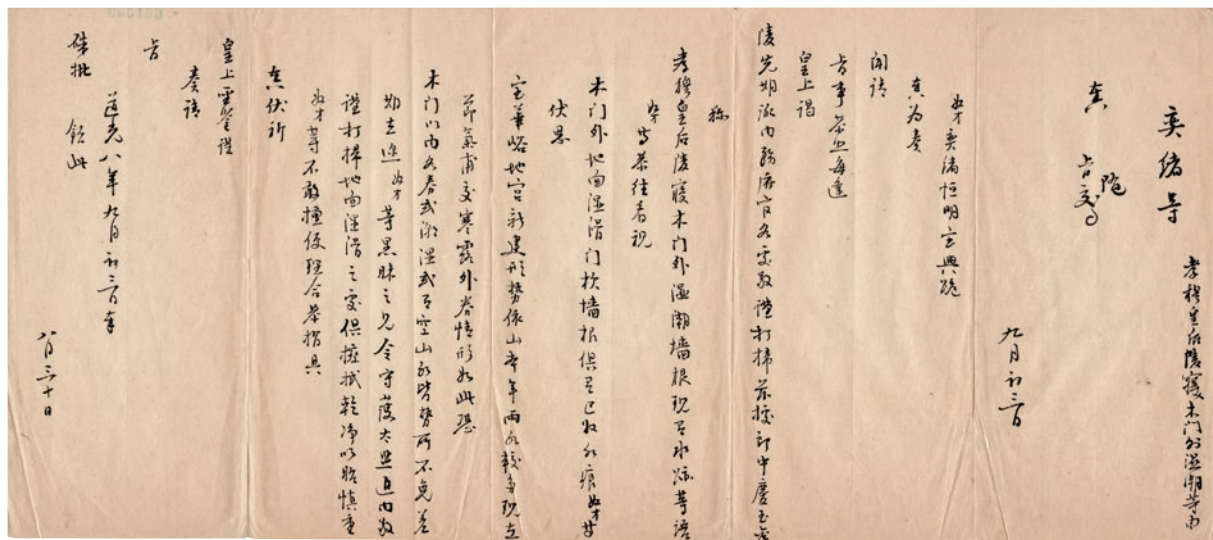


圖6 清 東陵管理大臣奕緒等奏摺錄副 〈奏報寶華峪陵寢幕外濕潮情形〉 道光8年8月30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61811

年入夏以來雨水較多，地宮門外竟有濕氣水跡，推測門後情況也應所難免。接獲奏報的皇帝大感驚訝，吉地完工尚未滿一年，何以會發生淹水事件？隨即指示戶部左侍郎敬徵（1785-1851）前赴勘查，找出確實原因。

九月初四日，敬徵趕赴東陵寶華峪，經會勘發現不僅地宮門外，地宮門內更是驚悚，遍地積水，從入口石券一直延伸，並已浸淹到孝穆皇后寶床。據敬徵判斷，從浸水集中在地宮門內，應是來自地宮山水溢漏而防水工程不周所致。

九月初十日，道光皇帝已具體掌握地宮淹水原由，而對於淹水波及皇后寶床更是勃然大怒，斥罵承辦官員喪盡天良，偷工減料。隨將相關官員革職抄家，並下令刑部從嚴審辦。懲處自初十日展開，相關承辦官員均無一倖免，從降職、革職、議處，到抄家、罰銀，部分官員甚至被發往黑龍江、伊犁、烏魯木齊及軍臺等處效力贖罪。（見附表一）道光皇帝此刻心情降到冰點，直指當初阻撓他在王佐村建陵的戴均元等人是罪魁禍首，因此對戴均元、英和

以及英和推薦的監督牛坤等人處分尤為嚴厲。例如對戴均元在吉地工程剛施工即奏請退休，指責他「伊年雖屆八旬，精力尚健，何至遽思歸田，明係潔身遠引，其居心尤為可惡」。如此委罪一位年邁老臣，可以想知皇帝對戴均元的憤恨與不滿，盡數流露在他對戴均元供詞中字裏行間的批示。（圖7）

另選萬年吉地：繼續圍繞清東陵

道光八年十月，隨著懲處工作接近尾聲，署熱河都統松筠（1752-1835）率先奏請道光帝當務之事是另選萬年吉地。松筠認為東陵區福地甚多，可即派員相度，另尋吉地。但道光帝的回應僅淡淡批示「朕自有主見，徐為之」。或許可以解釋當時道光帝對東陵地區另覓吉地已失去興趣，或至少產生動搖。

次年正月，陝西固原提督楊芳（1770-1846）平定新疆張格爾（1790-1828）之亂凱旋入覲。道光帝正好藉楊芳頗諳堪輿，遂派遣他叩謁東西陵，並指示協助尋找吉地。楊芳先後相度東西陵的結果，留下院藏一幅〈進西陵圖〉（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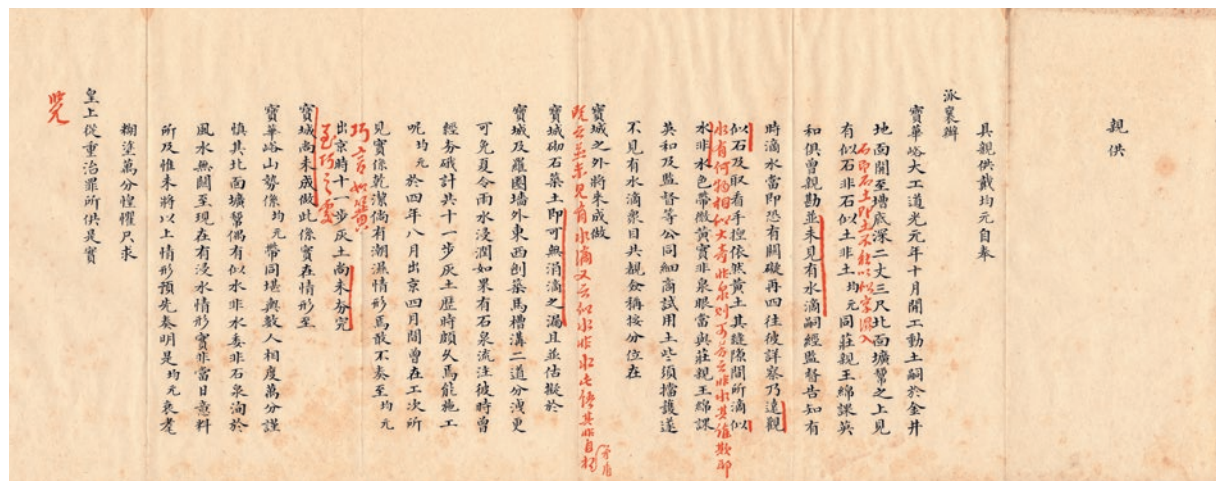


圖7 清 〈致仕大學士戴均元親供〉 道光8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444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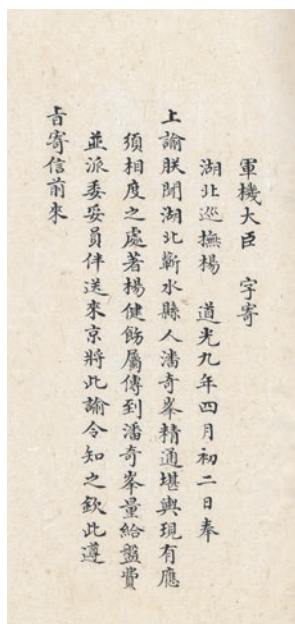


圖8 〈道光九年四月初二日廷寄上諭〉
《上諭檔》 方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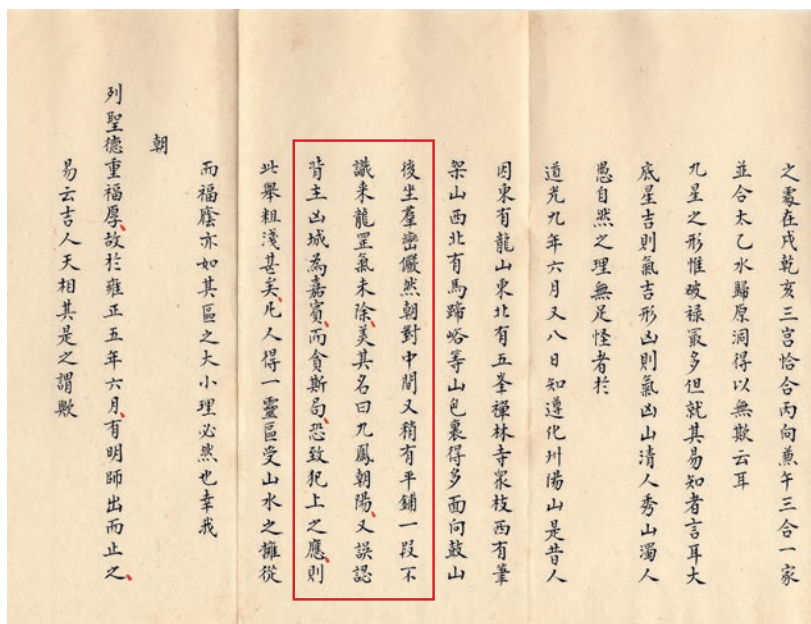


圖9 清 潘奇峯 〈論東陵風水說帖〉 局部 道光9年6月2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60

而後來敬徵等人相關奏摺紀錄中，則指出楊芳對東陵東邊的「九鳳朝陽山」一處曾給予高度評價，成為引導道光帝繼續在東陵區繼續尋覓新吉地的原因。

道光九年（1829）三月底，戶部左侍郎敬徵與禮部左侍郎汪守和（1764-1836）再度被委派前赴東陵，帶領堪輿官兵部主事周彥、內務府員外郎明倫、洪錫光、阮榮葵等四人，沿著楊芳腳步，對九鳳朝陽山進行覆勘，並看到楊芳前在該處所立「飛鳳朝陽」四字新碑。但敬徵等人相度結果，卻認為該處水道山脈「有疵，不能全吉」，否定了九鳳朝陽山；²道光帝再派戶部尚書禧恩、禮部尚書耆英帶同堪輿官員前往履勘，所得結果相同，均認為該處「勢不尊嚴，石皆粗暴」、「並非佳結，實難選擇」、「楊芳勘定之地，實無可取之處」。³

為了確認清東陵東部優劣，道光皇帝還特

地下旨徵調民間精通勘輿師前來協助（圖8）：

朕聞湖北蘄水縣人潘奇峯精通堪輿。現有應須相度之處。著楊健飭（1766-1843）屬傳到潘奇峯，量給盤費，並派委委員伴送來京。

潘奇峯五月抵達北京後，即由惇親王綿愷（1795-1838）率同前赴東陵。經潘奇峯勘查九鳳朝陽山後的說法更為駭人，在呈遞風水說帖中指出（圖9）：

不識來龍罡氣未除，美其名曰「九鳳朝陽」。又誤認背主凶城為嘉賓，而貪斯局，恐致犯上之應。

說帖上，道光皇帝仔細以硃筆點校，看來是不想錯過任何勘查細節。至此，原期待東陵東邊能尋得一處吉地的希望正式結束。

與此同時，朝向東陵西部尋找吉地行動也同步展開。其中平安峪、成子峪與金家嶺三地，



圖 10 清 東陵西部形勢圖 道光 9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27 值得注意圖右方「寶華峪」，即道光七年完工之吉地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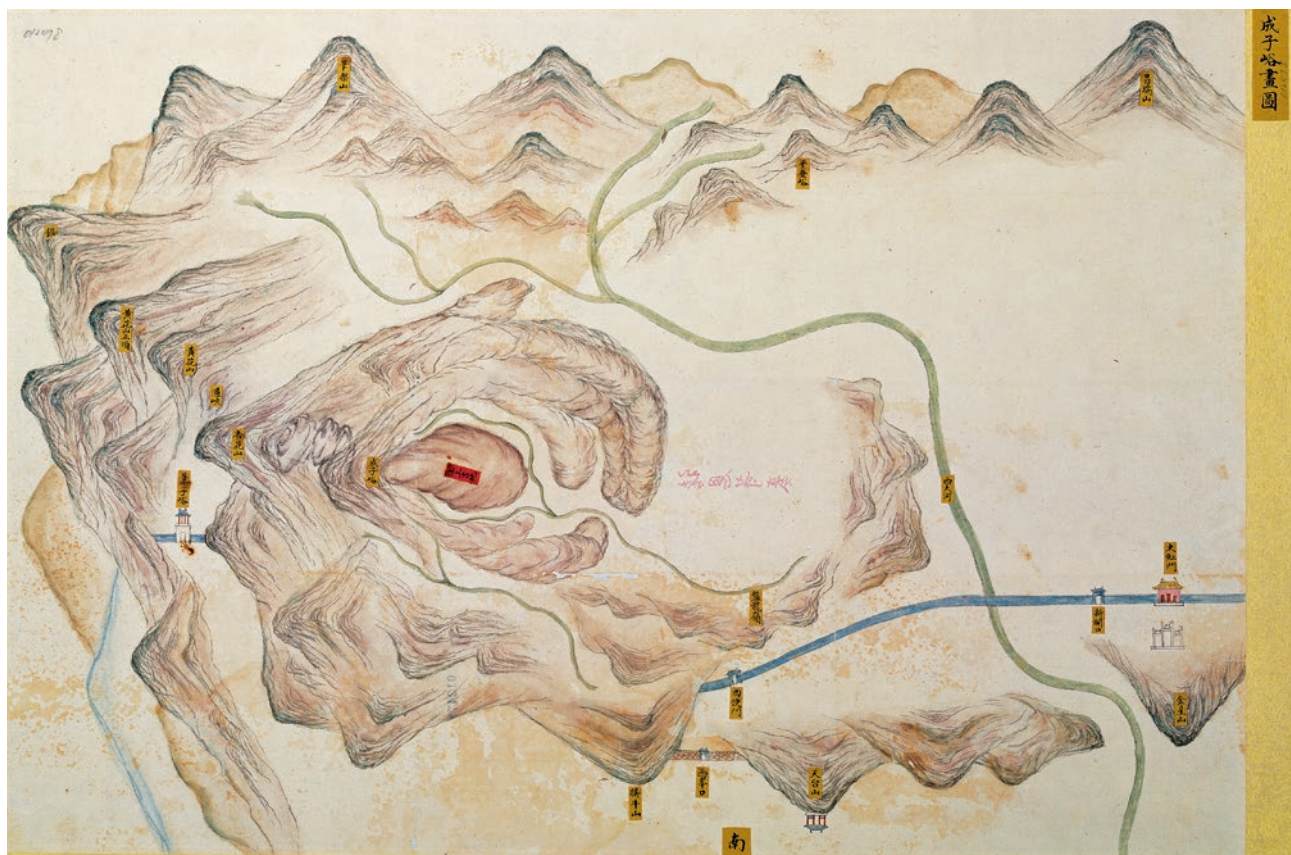


圖 11 清 成子峪畫圖 道光 9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36

隨著不同堪輿相度人員的參與，主張論點各有不同，引起眾聲喧嘩的階段。（圖 10）

道光九年三月，禧恩所率領的相度官員包括冠軍使陳現瑞、候補主事余毓祥與監生龐仲明前往東陵西邊勘查，結果指出平安峪為「上吉之地」，成子峪更是「上上吉地」。⁴（圖 11、12）

然而，有別於禧恩等人的主張，潘奇峯給平安峪相當高的評價，認為是一「上上之地」，但成子峪則是局面未開，難為佳穴，而另外建議金家嶺「三分三合，件件合法」，具「上吉之地」，但論形勢仍不能與平安峪相提並論。⁵（圖 13）

各人看山陵風水，或論形勢，或主理氣，

具有強烈主觀性與經驗性，言人人殊。為了謹慎起見，惇親王綿愷同年七月又邀請精通堪輿的進士陳壇前來協助。勘查後又推翻了潘奇峯觀點，指出：「平安峪山勢，來龍甚屬可觀，但偏地砂石，未臻全美」；「金家嶺地勢太濶，深恐水患，且現在即有積水」；至於成子峪處則是「山環水抱，無美不盡，況係土地最為上吉。」⁶

綜合上述各人對東陵西部各處勘查所得，陳壇與禧恩團隊論點基本一致，肯定成子峪形勢，明顯與潘奇峯不同。陳壇為證明潘奇峯所言不真，還特地在平安峪點穴處試行刨挖，竟盡係砂石，未來動工若深入開挖，勢將遇到堅



圖 12 清 平安峪圖 道光 9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33



圖 13 清 東陵總圖 道光 9 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31

硬大石，且提醒當年嘉慶朝修建昌陵即遇鋪山大石，動用了大批石匠開鑿，破壞了山脈，認為「今日之不順，即當年之遺患也。」所謂「不順」是指什麼？奏摺中沒有說明。綿愷又對平安峪遍地砂石，建議可否從他處搬運細土前來鋪墊？

陳壇則提醒「真龍正穴，絲毫假借不得」。陪同的馬蘭鎮總兵黃文煜（?-1831）補充當年「裕陵（乾隆帝陵寢）全以客土墊用，並非本山之土」，陳壇即回應「無怪乎今上皇嗣不廣，自古葬祖發孫。今敬看裕陵，無處不假，且來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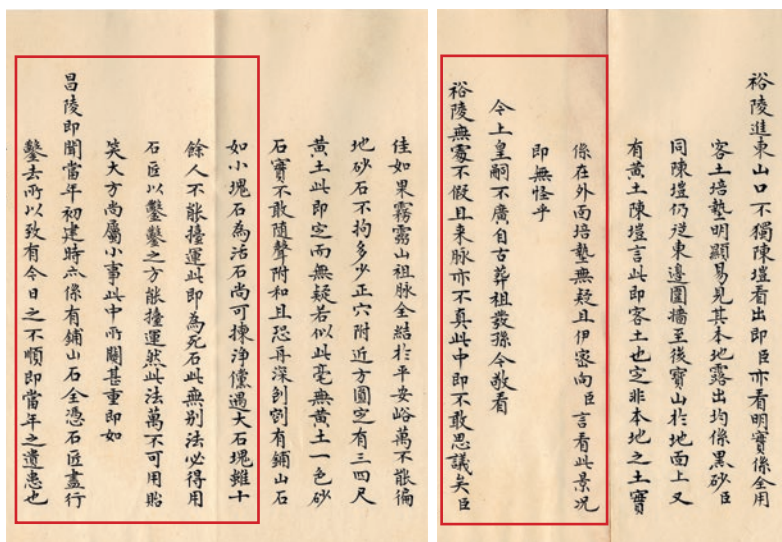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惇親王綿愷奏摺〈密陳陳壇覆勘平安裕情形〉局部 道光 9 年 7 月 19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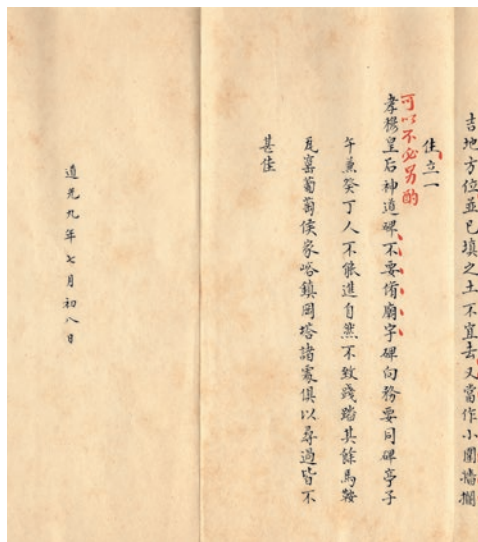


圖 15 清 潘奇峯〈相度王佐村風水說帖〉
道光 9 年 7 月初 8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64

亦不真。此中即不敢思議」。(圖 14)

鋪山石，淹水，這不正是寶華峪的教訓，也正挑起道光帝的痛處。眾說紛紜，陳壇所言乾、嘉兩朝陵寢營建的隱憂，無論真假與否，肯定對道光帝是一次震撼教育。最終，道光帝放棄了東陵西部尋覓吉地的念頭，或許陳壇意見或多或少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考慮重返王佐村

此處似乎一直是道光皇帝念茲在茲的地方。道光九年七月，當相度官員們在東陵各處奔波，道光皇帝已悄悄指派惇親王綿愷帶領潘奇峯前赴王佐村周視勘察。

王佐村自孝穆皇后梓宮遷離移奉至寶華峪，後來成為道光帝長子奕緯（1808-1831）嫡福晉瓜爾佳氏（?-1827）的園寢。綿愷具體將潘奇峯這次相度結果回奏，據勘查所見王佐村「肥圓豐厚，從容不迫。體度尊嚴，護衛平鋪。……山水齊朝，大旺人丁」，實係正穴吉壤，上吉

之地，與東陵金家嶺不相伯仲。(圖 15)當聽得人丁大旺，綿愷隨向潘奇峯提問「大阿哥何時得立子嗣？」潘回覆：「如用此地，逢申子辰年，必有效驗」。⁷ (圖 16)

如此吉地，後來道光帝何以沒有採納？可能情況是，當初道光帝希望在此建陵，原因就是孝穆皇后。今孝穆皇后梓宮既已遷離，是否重又搬回必須審慎評估；其次，王佐村是嘉慶十六年（1811）勘輿師宋泗選定之處，而選定寶華峪的堪輿師之一又正是宋泗，當時惇親王綿愷在奏摺中表示對宋泗的不信任，可能一定程度影響皇帝判斷；然而更可能的原因是，前文提到的大阿哥，正是道光帝皇長子奕緯。他不幸在道光十一年（1831）四月因病去世，最終沒有子嗣，直到咸豐四年（1854）奉旨將奕紀（1797-1863）子載中（1839-1881，後改名載治）過繼。潘奇峯當時雖始料未及，但事情變化很快否定了他「申子辰年，必有效驗」的說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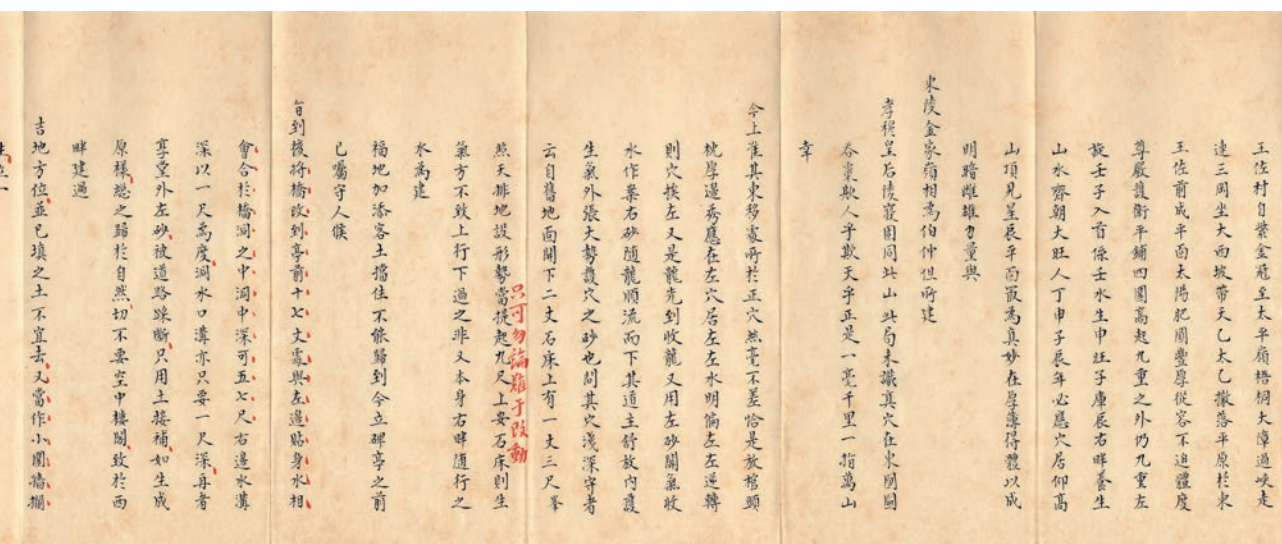


圖 16 清 惇親王綿愷奏摺附圖 王佐村畫圖 道光 9 年 7 月初 8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64 附件



圖 17 清 西陵水道圖樣 道光 10 年 2 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8540

轉向清西陵·拍板龍泉峪

整理道光九年至十年間道光帝派員選址擇地奏摺文獻紀錄，可以發現一個明顯變化，九年以前的相度活動主要仍集中東陵地區，但十年後突然轉向清西陵一帶。（參見附表二）究竟原因是什麼？由於缺乏資料尚無法說明，但可以確定的是，道光帝未來吉地不會落址在東陵寢區。

道光十年（1830）二月開始，堪輿相度陸續轉向西陵，包括該區水道流向到山勢布局，從東部的鳳凰臺、衛佳溝西（魏家溝西），到中西部的諸葛莊（朱格莊）東部、金龍背等處。首先前往相勘的是惇親王綿愷、敬徵率領的堪輿相度人員，計有內務府員外郎明倫、進士陳壇、生員周清霓。

西陵水道勘察主要以昌陵爲重心。明倫從形勢論出發，指出該處來脉清楚，案山秀麗，堪稱「真世代長遠之大地。」但來水從西向東，係右水到左，內水口在巽方往東南流，屬「不

吉之水」；而陳壇則認爲「昌陵水道雖然不合，不過駁雜，亦無大害」，強調不要嘗試人爲改變，否則傷及泰陵（雍正帝陵）來脉，貽禍非輕。（圖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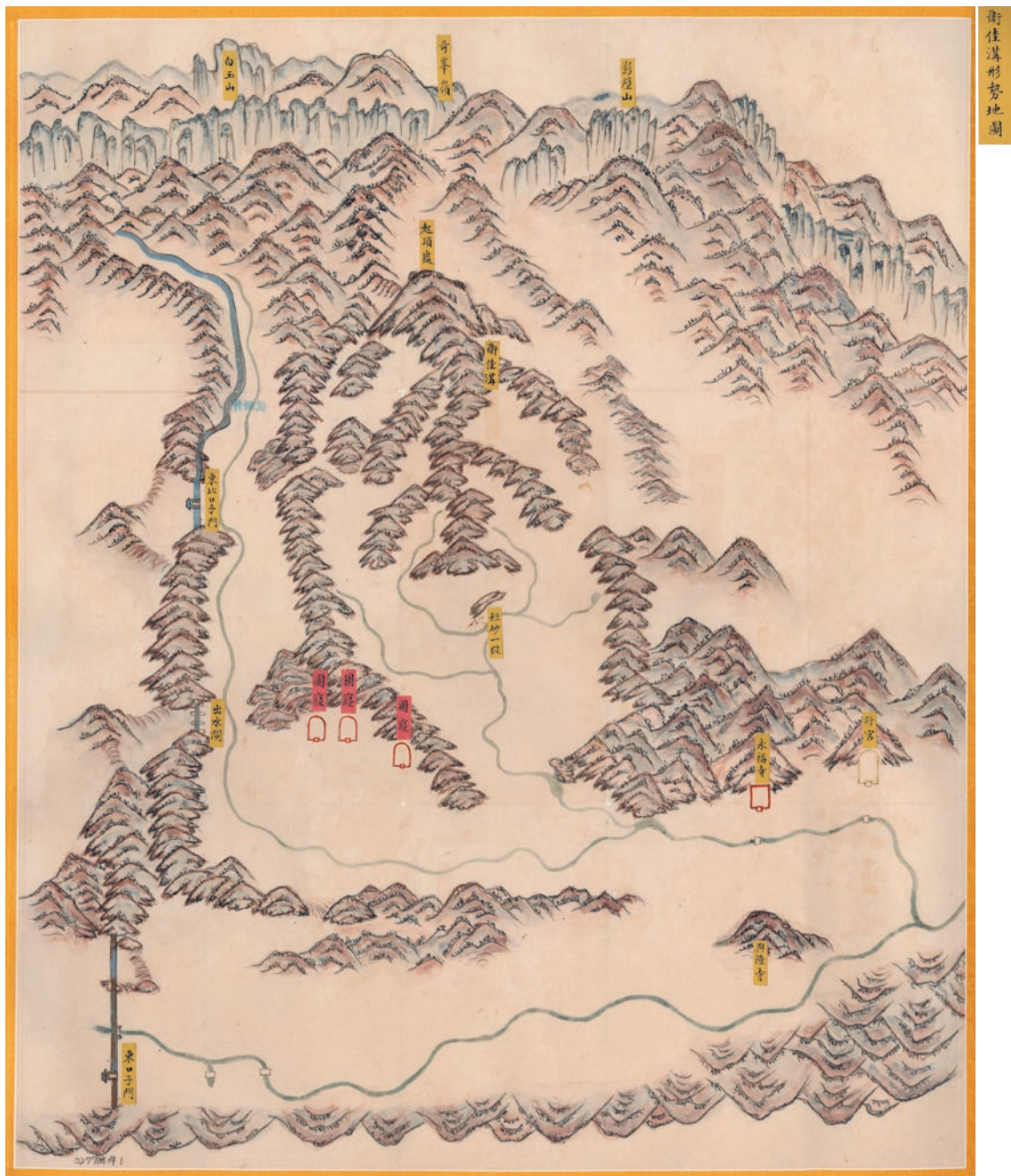


圖 18 清 禮恩等奏摺附圖 西陵衛佳溝形勢地圖 道光 10 年 2 月 27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2 附件一

至於鳳凰臺，各人所勘結論均認為不佳；而衛佳溝方面則各有主張。例如周清寬指出該處：「後有御屏，前有朝案。龍真穴的，乃是全美大地」、「發旺人丁，上上福地」；陳壇卻認為「來龍不長，水源亦短」，不應「貪衛佳溝目前之利，忘經久之遠圖」。相對地，陳壇勘得西部金龍背「形勢合法，灣環相抱，水來亦旺，四季不斷，藏風聚氣」，缺點是穴場土少石多。綜觀各人論點，西陵範圍水道流向不佳，鳳凰臺缺點明顯，其餘諸處個人持論不同，優劣互見。⁸

隨後，道光皇帝又再派禧恩、耆英與汪守和率領員外郎多歡、候補主事劉灼、余毓祥與候選知縣洪錫光等人針對鳳凰臺與衛佳溝覆勘。據奏鳳凰臺方面與前述論點相同，因此基本上已被排除；至於衛佳溝，大家則認為該處「堂局圓滿」，具「生旺之格」，屬「次吉之龍，平穩之地。」⁹（圖 18、19）對陳壇建議的金龍背，多歡等人則直接批評是「來脈蠢頑，纏護不密，到頭亦無穴情」，獲得道光帝「甚屬公誠」的肯定，指示繼續多覓他處以供採擇。

在各人努力下，隨之又在西陵中部勘得諸葛莊（朱格莊）東部山陵地勢優美，或可供選擇。諸葛莊位於泰陵與泰東陵（孝聖憲皇后，乾隆皇帝生母陵寢）之間，該處「形勢格局，沖和醇厚」、「此地龍穴砂水，咸屬美善。洵為上吉之地」，建議可作為營建萬年吉地。（圖 20、21）

道光皇帝收到初勘報告後，同樣又派穆彰阿、敬徵進行覆勘，參與官員除原有內務府員外郎明倫、生員周清寬外，新加入工部郎中文沖。經穆彰阿等人覆勘結果，諸葛莊東形勢「脈氣偏側力微」，且「水歸巽方而去，為衝破向上官祿，不敢擬用」。結論此地有瑕疵，不可



圖 19 清 禧恩等奏摺附圖 西陵鳳凰臺形勢地圖 道光 10 年 2 月 27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2 附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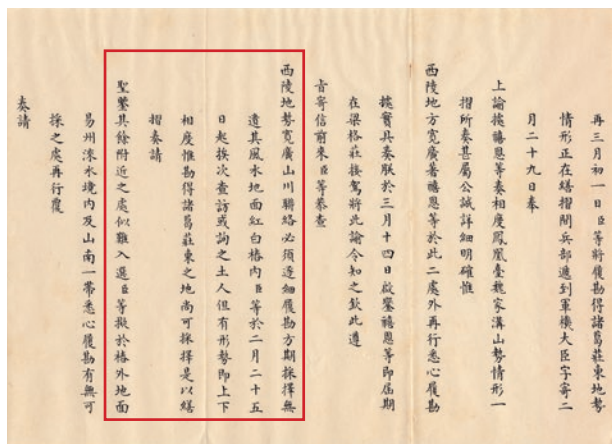


圖 20 清 禧恩等奏摺 〈奏報擬於易州涿水縣等地勘查尋覓可採之處片〉 局部 道光 10 年 3 月初 1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3 附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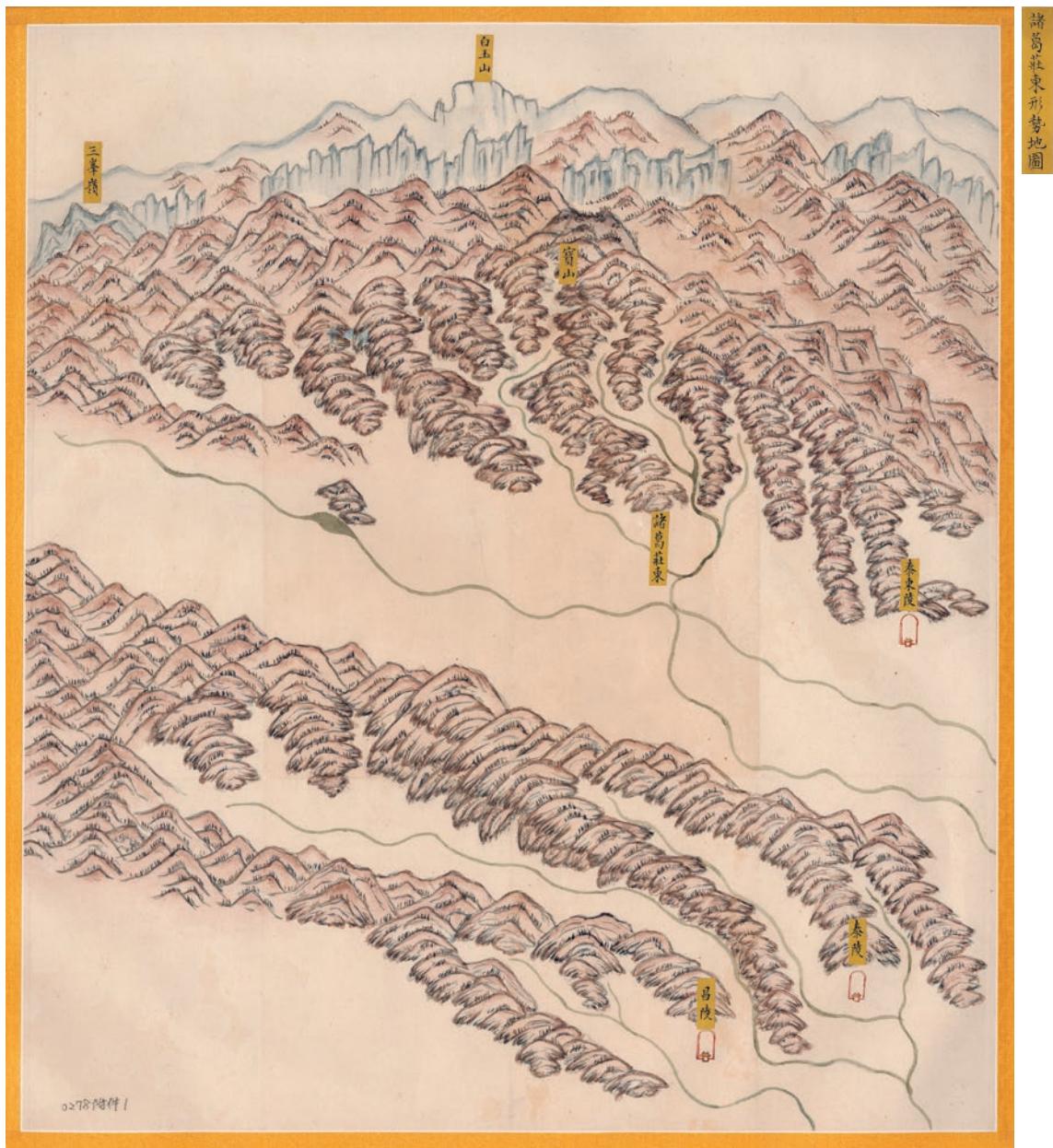


圖 21 清 禩恩等奏摺附圖 諸葛莊東形勢地圖 道光 10 年 3 月初 1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3 附件一

視為「上吉」。¹⁰（圖 22、23）道光皇帝的期待似乎又一次落空。

自道光八年八月寶華峪淹水事件案發，隨後派員赴東西陵各處奔波，直到十年三月，經歷年餘，始終未能找到妥適之處，道光帝內心

的焦灼，在一道諭旨中充分傳達出來：

寶華峪……山水浸溢之事，……另行相度。而事越兩年，仍未得有佳壤，豈容再事遷延。（圖 24）

經歷多次尋覓吉地失敗經驗，道光皇帝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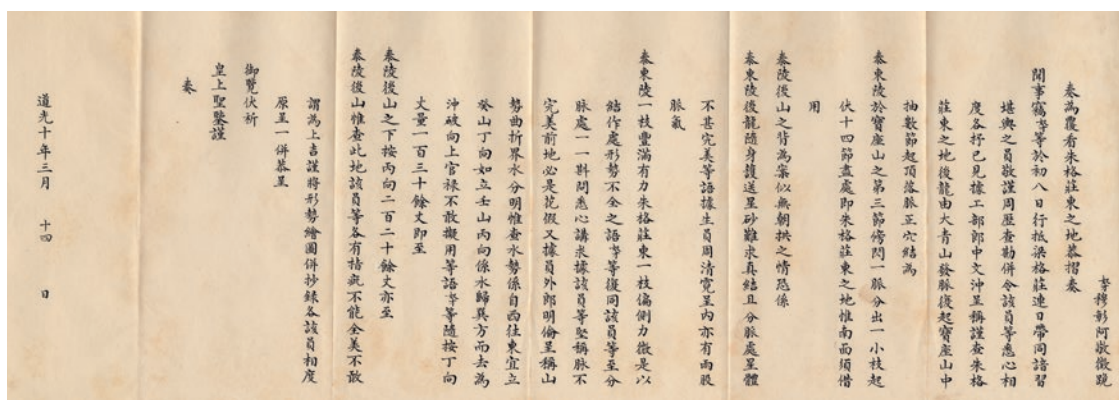


圖 22 清 穆彰阿等奏摺 〈奏覆勘查朱格莊東情形並繪圖恭呈事〉 道光 10 年 3 月 14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4



圖 23 清 穆彰阿等奏摺附圖 諸葛莊東地圖 道光 10 年 3 月 14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6274 附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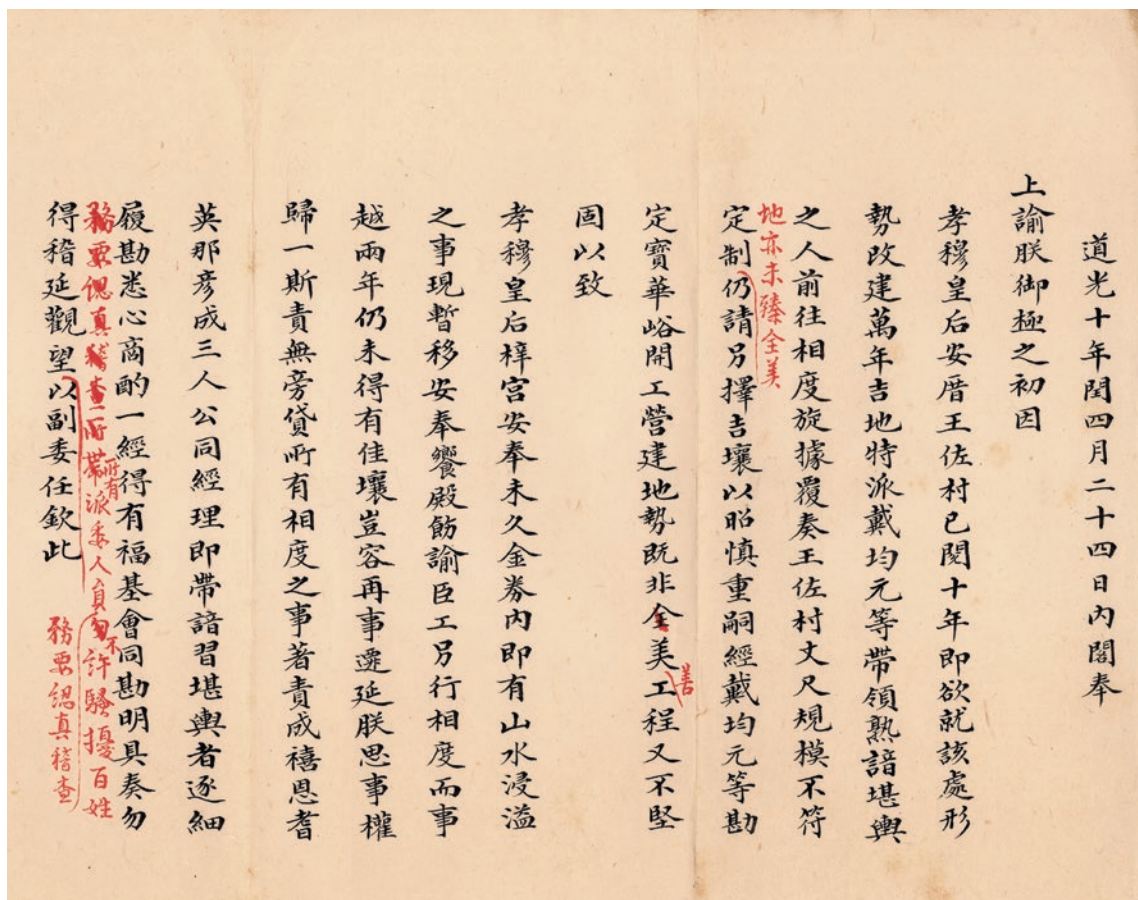


圖 24 清 〈上諭著禧恩等專責辦理萬年吉地相度事宜〉 道光 10 年閏 4 月 24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7420

定調整方針：首先，仍持續在西陵地區尋覓，包括易州涑水縣、梁格莊後山、西南郎山、于李莊、南旗村外，也擴大至稍遠處的房山縣半壁店、密雲的雲峰山，甚至嘗試到薊州盤山的桃花峪；其次，在經驗的累積過程中，調整堪輿人員性質，從以往相度官員大部分來自中央機關衙門，改向地方各省招募，無論職位高低，只求精通堪輿之術，見諸文獻的有來自直隸南宮縣知縣周枋、元城縣縣丞張金、保定府司獄殷德亨、正定府經歷吳汝藝、山西府經歷張景泰、陝西陝安道余正煥、雲南候補州判戴澤同、江西泰和縣知縣徐迪惠、浙江歸安縣教諭端木

國瑚（圖 25、26）、江南舉人周基、浙江貢生盧恩照、衛千總張熊飛等人；最後，是道光皇帝終於了解到，過往委派履勘王公大臣各分隊伍，宛如多頭馬車，各有主張，相互矛盾。至此決定任專責成，統交由禧恩、耆英、那彥成、敬徵等人專責管控。由於道光正確的決策，不久即迎來振奮消息，尋覓多年的萬年吉地終於「應運」而生。

最終拍板定案的萬年吉地，是位在西陵西南方。道光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皇帝親臨該處確定，隨依內閣所擬「龍泉峪」、「麟祥岫」、「興安峪」與「毓芝巖」四個名字中（圖 27），

選定取名「龍泉峪」（圖 28），再經欽天監卜選定本年十一月初八日酉時興工，希望工程「萬全大吉」。

道光十五年（1835）九月，龍泉峪的工程歷時不到四年，較寶華峪工期耗時六年多，整整縮短近一半。萬年吉地大功告成，皇帝內心當然喜悅，並一如往例賞賜承辦各員。或許，這次參與工程獲賞受封的官員們，內心正祈禱著不要再發生淹水事件吧！

小結

國立故宮博物院清代奏摺文書包含豐富的圖繪附件，本文所選取清道光朝寶華峪帝陵淹水風波，所參考展現的文獻與圖資料即是一例。仔細耙梳內文，透過圖文比對，重新勾勒出道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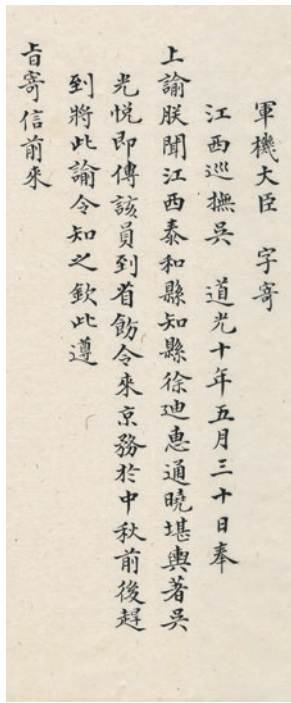
朝因地宮淹水事件後續處理中的遷陵細節。風水，固然左右皇帝選擇萬年吉地的重點，但由於參與相度勘輿人員的主觀判斷與不同經驗，也將衍伸出勘輿相度以外層層糾紛與風波，進而影響皇陵選址遲遲無法定案。

事實上，道光皇帝本身也是一個大問題，他在「情」與「法」的較量中向皇室祖制挑戰，帶來即位初期皇權與內閣官僚的緊張關係，此一背景或許導因於父親嘉慶皇帝剛崩逝遲遲無法找到傳位遺詔，內閣官員反對綿寧登基所種下的心結有關。¹¹但可以確定，隨著龍泉峪萬年吉地選定，道光帝最終成功挑戰皇祖乾隆太上皇帝定下的昭穆制度，也為後來同治皇帝（1856-1875，1861-1875 在位）惠陵選址同樣破壞祖制立了一個「前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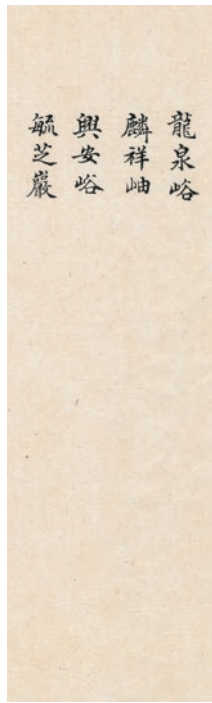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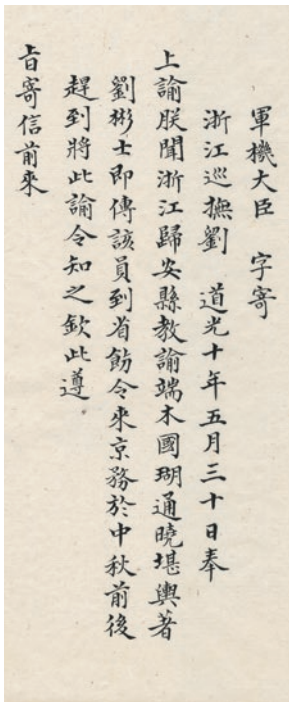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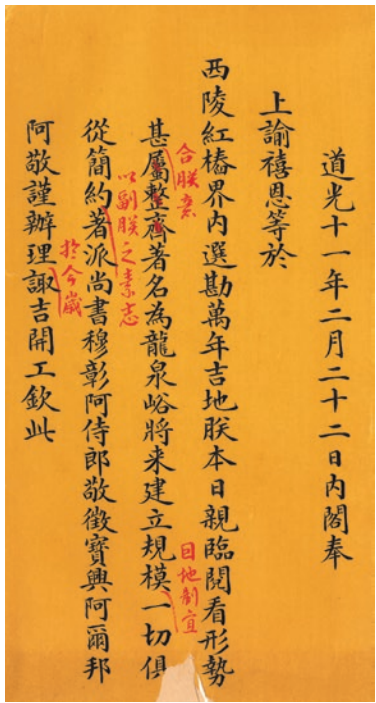
- 寶華峪的營建經費，在道光帝強調節儉指示下，確實較嘉慶帝昌陵的建造經費有所減省。據道光七年九月工程事務處核銷寶華峪工程經費計 232 萬餘兩，較昌陵營建費 385 萬餘兩減少 150 餘萬兩之多，參見清〈寶華峪萬年吉地領收銀兩清單〉，道光七年，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057302。
- （清）敬徵、汪守和奏摺，〈覆奏查勘九鳳朝陽山情形〉，道光九年四月初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57。
- （清）禱恩、耆英奏摺，〈覆勘九鳳朝陽山形勢〉，道光九年四月十三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59。
- （清）禱恩、耆英奏摺，〈遵旨勘查平安峪、成子峪形勢〉，道光九年四月初四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58。
- （清）潘奇峯，〈論東陵風水說帖〉，道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60；惇親王綿愷奏摺，〈遵旨覆勘成子峪地勢情形〉，道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61。
- （清）惇親王綿愷奏摺，〈密陳堪輿陳壇覆勘平安峪等處情形〉，道光九年七月十九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62。
- （清）惇親王綿愷奏摺，〈據實覆奏相度王佐村等處並詢問潘奇峯情形〉，道光九年七月初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63。
- 內務府員外郎明倫，〈奏報恭看昌陵寶山地勢情形呈文〉，道光十年二月，故宮 106270；陳垣，〈相度西陵福地四周山勢風水說帖〉，道光十年二月，故宮 106268；生員周清霓，〈覆勘得鳳凰臺衛家溝形勢呈文〉，道光十年二月，故宮 106271 附件。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參見禱恩等奏摺，〈遵旨覆勘鳳凰臺衛家溝形勢〉，道光十年二月初七日，故宮 106272；〈候補主事劉灼風水說帖〉，故宮 106272 附件三；〈員外郎多歡風水說帖〉，故宮 106272 附件四；〈候補主事余毓祥風水說帖〉，故宮 106272 附件五；〈知縣洪錫光風水說帖〉，故宮 106272 附件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文冲等人的風水說帖，詳見穆彰阿，〈奏覆勘查諸葛莊東情形並繪圖恭呈事〉奏摺附件，道光十年三月十四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106274 附件一。
- 有關嘉慶皇帝崩逝之初，因傳位遺詔未能立即找出而引發綿寧與內閣官員衝突的討論，參見李榮鑫，〈托津與嘉道兩朝政治〉，《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5 卷 6 期，2017 年 12 月，頁 135-138；白杰、張萍，〈嘉慶猝死與道光繼位之真相〉，《清史研究》，1994 年 3 期，頁 97-100；王功、邊旭東，〈嘉道之際的皇權替嬪與正統建構〉，《運城學院學報》，2022 年 1 期，頁 28-33。



左圖 25 〈字寄江西巡撫吳光悅上諭〉 《上諭檔》 方本 道光 10 年 5 月 30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448
右圖 26 〈字寄浙江巡撫劉彬士上諭〉 《上諭檔》 方本 道光 10 年 5 月 30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448



左圖 27 〈內閣初擬道光帝萬年吉地名稱〉 《上諭檔》 方本 道光 11 年 2 月 22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1457
右圖 28 〈上諭選定萬年吉地名為龍泉峪〉 《上諭檔》 方本 道光 11 年 2 月 22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17441



附表一 道光八年（1828）寶華峪地宮淹水承辦官員懲處名單及內容

作者整理製表

職銜	姓名	九月初十日 第一波懲處	九月十二日 第二波懲處	九月十四日～ 十九日 第三波懲處	九月二十三～ 二十六日 第四波懲處	十月～十一月 第五波懲處
莊親王	綿課	已身故，免其置議。俟將來定案再照例罰賠。	莊親奕賣王子降為郡王。		罰銀十萬兩；子奕旺革去不入八分輔國公、奕睿革去鎮國將軍、奕興革去輔國將軍、奕賡革去頭品頂戴。	
閣侍讀學士	牛坤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伊犁效力贖罪。
內務府郎中	百壽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
內務府郎中	慶玉	革職，交刑部嚴審。				免發軍臺，著在工次效力。
內務府員外郎	延鳳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

續附表一 道光八年（1828）寶華峪地宮淹水承辦官員懲處名單及內容

作者整理製表

職銜	姓名	九月初十日 第一波懲處	九月十二日 第二波懲處	九月十四～ 十九日 第三波懲處	九月二十三～ 二十六日 第四波懲處	十月～十一月 第五波懲處
監修主事	定善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候補筆帖式	長淳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副司庫	瑪彥布	革職，交刑部嚴審。		查抄家產。	發往軍臺效力贖罪。	
寧夏將軍	英和	革職，摘去頂戴，拔去花翎。	英和子兵部侍郎奎照、通政使奎耀俱行革職，作為拜唐阿，並交付工次效力贖罪。	查抄家產。	發黑龍江充當苦差，子奎照、奎耀隨往。孫候補員外郎錫祉革職。	
致仕大學士	戴均元	革去太子太師官銜，降為三品頂戴；子戴詩亨降為候補員外郎。			查抄家產，解京嚴審。	原擬斬監候，得旨免其死罪，並免發遣，逐回原籍。子戴詩亨革去員外郎、孫戴家秀革去知縣、戴嘉會革去鹽大使、戴嘉德革去舉人，以示薄懲。
總管內務府大臣	穆彰阿	交部嚴加議處。		革職留任。	罰銀八千兩。	
前任馬蘭鎮總兵	繼昌	交部議處。		降三級調用。	罰銀三萬兩。	
前任馬蘭鎮總兵	廣泰	交部議處。		降三級調用。	罰銀六千兩。	
禮部尚書	穆克登額				罰銀三萬兩。	
工部左侍郎	阿克當阿				罰銀四萬兩。	
工部右侍郎	阿爾邦阿				罰銀二千兩。	
前任馬蘭鎮總兵	嵩年				罰銀三萬兩。	
熱河都統	慶惠				罰銀八千兩。	
兵部左侍郎	寶興				罰銀二千兩。	

附表二 道光朝相度大臣與履勘地點

作者整理製表

時間	負責大臣	參與相度及堪輿人員	相度地點
道光元年	大學士戴均元 工部尚書穆克登額 工部左侍郎阿克當阿	鹽大使宋泗 山東知縣趙珮琳 知縣蔡鴻升 欽天監挈壺正姚紹基 筆帖式毓慶	初勘寶華峪
道光元年	禮部右侍郎吳烜 內務府總管大臣穆彰阿	監生吳灝 刑部主事余毓祥 兵部主事周彥	覆勘寶華峪
道光九年正月	固原提督果勇侯楊芳	不詳	勘查東西陵
道光九年三月	戶部左侍郎敬徵（宗室） 禮部左侍郎汪守和	兵部主事周彥 洪錫光 阮榮葵 內務府員外郎明倫	覆勘東陵九鳳朝陽山等處
道光九年四月	戶部尚書禧恩（宗室） 戶部右侍郎耆英（宗室）	冠軍使陳現瑞 候補主事余毓祥 監生龐仲明	覆勘東陵九鳳朝陽山等處
道光九年五至七月	惇親王綿愷	民人潘奇峯	勘查東陵各處
道光九年七至八月	惇親王綿愷	進士陳塏 生員周青霓	清東陵西部
道光九年七月	惇親王綿愷	潘奇峯	王佐村
道光十年二月	惇親王綿愷 戶部左侍郎敬徵（宗室）	進士陳塏 生員周青霓 內務府員外郎明倫	清西陵水道、鳳凰臺、衛佳溝、金龍背
道光十年二至三月	戶部尚書禧恩（宗室） 戶部右侍郎耆英（宗室） 禮部左侍郎汪守和	員外郎多歡 主事劉灼 主事余毓祥 候選知縣洪錫光	履勘西陵鳳凰臺、衛佳溝、金龍背、諸葛莊東部
道光十年三月	內務府總管大臣穆彰阿 戶部左侍郎敬徵（宗室）	工部郎中文沖 生員周清霓 內務府員外郎明倫	覆勘西陵諸葛莊東部
道光十一年二月	戶部尚書禧恩（宗室） 戶部左侍郎敬徵（宗室） 內務府總管大臣穆彰阿	候補州判戴澤同 浙江教諭端木國瑚 衛千總張雄飛	勘得西陵龍泉峪等處